

In the Mirror



镜中

池上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In the Mirror

镜中

池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镜中/池上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7-5339-4644-9

I. ①镜… II. ①池…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 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0627 号

责任编辑 项 宁 朱 立
装帧设计 吴 瑕
责任校对 许龙桃
责任印制 朱毅平

镜中

池上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数: 166 千字

印张: 7.125

插页: 2

版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644-9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 目 录 ❧

001/ 在长乐镇

026/ 桃花渡

063/ 春风里

102/ 米米的身世

135/ 灰 雪

160/ 镜 中

177/ 这半生

在长乐镇

1

如果在唐小糖的对面放上一面落地镜，那么唐小糖就能瞥见自己半倚在木窗框上往下望的模样，像极了老底子流行画报上的女明星。这些女明星一律大眼睛、长睫毛，略带轻佻地站在那里，似笑非笑。唐小糖的眼睛，如果仔细去看，其实是不大的，但几乎所有看到过她的人都把那张脸幻化成了那双眼睛。那是双杏仁眼，唐小糖不说话的时候，总是半睁半闭的，就好比现在。这样一来，唐小糖留给人的印象就显得迷离而深邃了，唐小糖就像一只猫。

长乐镇上的人对于这只猫知之甚少。所知道的也不过就是唐小糖是个外乡人，后来嫁给了镇上一个叫郭一鸣的男人。唐小糖不太爱讲话，不太爱讲话的唐小糖在自己和镇上的人之间画了一条线，这条线使得她可以很安静地站在木窗框旁看外

边的马路，不用担心底下突然冒出个人来同她扯东家长西家短的；或者很安静地走完镇上所有的小路，即使迎面碰上个所谓的熟人，也就是点一下头的工夫。

这种安静同她过去的工作很不相称。有一段时间，唐小糖曾在镇上的供销社里卖衣服。供销社虽还叫供销社，但早就让人给承包了，因此，所有衣服的销量是要唐小糖他们做出来的。郭一鸣不止一次问过唐小糖，就你这样不吆喝、不拉客的，也能卖得动衣服？唐小糖就用她那半睁半闭的眼睛盯着郭一鸣。唐小糖心里想的是，卖不动或卖得动有什么关系呢？她不过是想找点事情做，好打发余下的一大笔时间。可是，唐小糖什么也没说。

郭一鸣很快便发现自己错了。唐小糖不但做得很好，甚至游刃有余。刚开始是路过的几个女人发现了新站在柜台边的唐小糖，当时，唐小糖披着一件蓝黑格的呢子大衣，呢子大衣让本来有些慵懒的唐小糖多了几分英气。唐小糖听到了女人们叽叽喳喳的声音，她们在问她，大衣是不是呢料子的，哪里买的。她们还在问，可不可以让她们也穿一下试试。唐小糖看着雀跃的女人们，说，在杭州买的。女人们懊丧的表情一下就上来了，杭州啊，那太远了。另一个女人也嘟囔道，杭州的东西很贵的。事实上，杭州的东西是不贵的，镇上的很多东西都是从杭州的小商品市场里批发来的，提高价格，再卖给这里的人，杭州的东西又怎么会贵呢？不过，从镇上到杭州要四个小时的车程，再加上来回的花销，还不如去近一点的余杭，余杭也有批发市场，也有百货大楼，比杭州小得多的百货大楼。就是唐小糖自己来镇上快四年了，也只去过一次杭州，那还是和郭一鸣谈恋爱的时候，郭一鸣去杭州出差，她也跟去了。也就是那次，郭一鸣破天荒给她买了件礼物，说是当结婚礼物送给她的，也就是这件蓝黑格的呢



子大衣。

如果不是供销社的陈经理发现了唐小糖这块好料子，那么，唐小糖可能会卖不出一件衣裳，然后，灰溜溜地被赶回家。但那天的情景恰好叫陈经理撞见了，陈经理刚从外头回来，他看到了一个宛若上海来的女人站在他的店里。陈经理很小的时候曾看到过这种女人，她们被装在了一个个黑白屏幕里，烫着长波浪卷，穿着考究的呢子或是貂皮大衣，招摇地在街上晃来晃去，她们似乎是缥缈的、虚幻的，和他永远都不会有任何交集。他就这样直愣愣地看着这个叫唐小糖的新来的女店员，看她被三四个女人围着，她们在问她，你这件衣服是哪里买的？

等女人们散去后，陈经理对唐小糖说，唐小糖，你其实应该做模特的，你要是做模特，一定会是顶顶美的模特。后来，唐小糖就真的成了供销社的模特。她不用说话，只要把样品往身上一穿，镇上的好多女人便会往供销社里看一看，这一看，就再也不能空着手回家了。唐小糖变得忙碌起来，她总是不停地换装，供销社的衣服现在都从杭州东站小商品市场直接进过来。昨天，她还是清新的、温婉的少妇，今天就又在紧身衣的包裹下，成为了一个风情万种、挑逗男人欲望的女人。镇上于是流传开一句话，唐小糖穿着新衣服，就轻轻松松把钱给挣了。

陈经理的日子也变得忙碌起来，他在日光灯底下不停地点钱，他总是会抽出其中的几张，塞给唐小糖，小糖，这个月你的奖金。唐小糖便接过那几张钱，用有些生硬的语气说，好的，经理。陈经理的神经就不自主地抖那么一下，陈经理想，唐小糖好像不应该用这种语气对自己说话的，至少在拿钱的时候不应该。该用什么语气呢？陈经理后来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但是他想，如果唐小糖能那么嘤一下，肯定会是只狐狸精。陈经理这才明白，自己是希望唐小糖朝自己嘤一下的。可唐小糖偏偏不嘤，因此

唐小糖就不像狐狸精了，顶多是只猫，一只让人喜欢了又不敢接近的猫。

陈经理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并不知道，他所臆想的这只“猫”就坐在家中的那把椅子上，把票子一张一张地拿出来，又一张一张地放在一个信封里。信封有点厚了，唐小糖把信封合上，再放到抽屉里。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只是一沓印上了花纹的纸，与她并无多大关系。在去供销社上班前，家里的日常开销都是郭一鸣一个人供的。郭一鸣的收入在镇上称不上顶尖，但也中等偏上，因此生活还算宽裕。过去，唐小糖还会向郭一鸣要部分零用钱，那是她用来买几件衣服，或几样配饰的。郭一鸣有时便会说上她几句，郭一鸣说的是，过日子，其实是不需要那么多的衣服的。唐小糖使用她那半睁半闭的眼睛瞟向窗外，唐小糖想，过日子也许是不需要那么多的衣服，可是，不买衣服的日子，还可以做些什么呢？所以，郭一鸣说归说，唐小糖照旧买。

直至去了供销社，唐小糖的买衣服生涯才告一段落。唐小糖变得每天都有新衣服穿，每天都很忙碌很忙碌，但这种忙碌并没有使她快乐多少。在一次次地穿上又脱下中，唐小糖突然觉得自己真的成了摆在柜台里的人造模特。所以，当郭一鸣告诉她家里的生活费仍旧用他的时，唐小糖就把钱一张一张地装进一个信封，然后再尘封进抽屉，就像是尘封一段无人问津的历史。唐小糖想，自己大概是不需要钱的。

2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唐小糖迷恋上了家门口的那条马路。她总是把半个身子倚在那木制的窗框上，从她所在的二楼往外



张望，可以看到许多装着货物的大货车、卡车、面包车乃至拖拉机，碾轧过摇摇晃晃的长乐桥，再开向远方。

长乐桥已经很老了，唐小糖还记得她第一次踏上这座桥时，脚下是跳跃的冒着泡的溪水，两岸边，芦苇正在疯长。一辆接一辆的货车正从她背后驶过，扬起一串灰尘，呼啸着离开。唐小糖就站在漫天飞扬的灰尘里，她想，自己一定是喜欢上了这里，这个和老家截然不同的充满了喧哗与骚动的小镇。

唐小糖的老家在诸暨，整个村子方圆五百里都被一片叫白塔湖的湖水给包围了。白塔湖的水很清，村子里的人就在水里养鱼、养虾、养珍珠，唐小糖家就承包了一片水域，用来养鱼。村里的人几乎都会划船，船是石头做的，划起桨来很费力。在白塔湖里划桨、养鱼的唐小糖就想，这是个多么静谧的村庄啊，静谧得连船桨划过了的水都是悄无声息的。在这样的静谧里，唐小糖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在一个白塔湖里的鱼儿发疯似的产卵的季节里，唐小糖背上了行囊，对家里人说，她要走了，去很遥远的远方。唐小糖说的远方，其实是在北京，唐小糖的一个表姐在那里打拼，据说她赚了老多老多的钱，过上了白塔湖村里人怎么也想象不出来的生活。唐小糖想要去投奔她。

想去遥远的远方的唐小糖却在途经的小镇上留了下来。从地图上看，长乐镇距离白塔湖不过才半只蚂蚁的长度，它们都隶属于浙江，坐上大巴车，也不过几小时的车程。如果不是因为唐小糖路过长乐镇的时候，恰好接到了那个电话，唐小糖怎么都不可能留下来。电话是从家里打来的，他们告诉唐小糖，北京的表姐被抓了，唐小糖这才晓得表姐做的那个行当叫坐台。

唐小糖一下就变得无处可去了，当然，她也可以回家。但是，唐小糖不想回家。然后，漫无目的的唐小糖就从大巴车上下来，她看到了一座旧得不能再旧的桥。桥上，无数的大型货车正

飞驰而过，一辆接着一辆。唐小糖忽然就喜欢上了这个小镇，她想，自己算不算是这些货车的其中一员呢？这样想的唐小糖就在长乐镇留了下来，就像停泊在了一个令她安心的驿站。

很久以后，那是在唐小糖嫁给了郭一鸣后了，有一回，唐小糖仍像过去那样注视着楼底下的那条马路。很多粒灰尘滚落到了货车轮子底下，很多粒灰尘弥漫在了楼底下的柏油马路上，又有很多粒灰尘飘浮到了二楼的木头窗框上，像微型的皮影戏在唐小糖的跟前跳动。唐小糖很想伸手去抓它们，然后，她听到了郭一鸣的声音，郭一鸣在问她，唐小糖，你吃灰尘吃得还不够啊？

唐小糖没有理会他。唐小糖想，灰尘有什么不好的，想飞的时候就飞，想落的时候就落，了无牵挂，做人有时候还不如灰尘。但唐小糖什么也没说。也就是那时候，唐小糖突然发觉，长乐镇其实同她待了二十年的那个白塔湖村没什么不同。镇上的人说的还是那些话，谁谁家孩子考上大学了，谁谁家女儿嫁人了，最多是方言上略微有些区别；做的也无非是那些事，男人在外头赚钱，女人在家里带孩子，只不过长乐镇没有湖，长乐镇上的人主要靠种田、种茶叶为生。就连那些她曾经为之驻足的货车，也与这个镇子无半点牵连。它们在楼底下的这条马路上来来往往，匆匆而过，谁也没有为这个镇子停留片刻。唐小糖变得沉默了，她把窗子合上，就像临街的其他住户那样，他们和郭一鸣一样，讨厌汽车喧嚣的声音，也讨厌漫天挥洒的灰尘。然后，不再看窗外的唐小糖开始出入供销社，干起了一个叫模特的行当。

不过现在，唐小糖已经从供销社辞职了一阵子，并又重拾起了她的嗜好。眼下正是仲夏，天变得湛蓝而宽阔，透过窗户，唐小糖能望见长乐桥下浅浅的溪水。溪水流得缓慢，无力地穿过大小不一的石头。桥的那头有很多家店铺，理发店、杂货店，阿



凯的修理行就在其中。唐小糖眯起眼睛，努力地想要看看最那头的阿凯修理行的店门有没有开。她眯了半天，终于确定门是关着的。她有些失望，又看了一眼坐在写字台前的郭一鸣，说，我要去菜场买点菜。郭一鸣在写一篇论文，他头也没抬一下，说，好的，顺便买点鲫鱼回来，菜场的头一家，他那里的鲫鱼好，从余杭现运来的。唐小糖就去厨房里拿袋子，唐小糖拿袋子的时候，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在郭一鸣的心里，自己是不是还不如一篇论文？郭一鸣的嘴里从来都是论文啦、业绩啦。但只要郭一鸣稍微敏感一点，那么她是不是就不可能去菜场买菜，当然也就不可能见到阿凯。这么一想，唐小糖的步子就变得轻盈起来，她走得很快，差不多是小跑着前进的。热风吹过她的亮黄色碎花裙，裙摆被风吹得飘了起来，她感觉自己像是在飞。

唐小糖到达阿凯修理行时，修理行的卷闸门已经开了，几辆摩托车横七竖八地停着，轮胎、零件、螺丝刀随处可见。唐小糖在空当中穿行，很快就来到了阿凯的背后。阿凯，她唤道。阿凯正端着个塑料盆接水，一回头，水盆里的水便溅了一地。唐小糖接过水盆，看到阿凯浮肿的下眼圈。“昨天又通宵了吧？”阿凯“嗯”了一声，把话题岔开了。“你今天怎么来了？他不在家？”“在家。”唐小糖说得很轻。“那你还来？”阿凯说着朝店门口瞄了一眼，除了店门口孤零零立着的梧桐和梧桐树上刚捕捉到一点热气正放声嘶喊的蝉外，什么也没有。“放心吧，我进来前就看过了，没人。”阿凯却仍起身去关门，一瞬间，卷闸拉下的巨大的声响盖过了铺天盖地的蝉叫，修理店倏地暗了下来，他们在一片昏暗中搂抱、亲吻。阿凯的舌尖肆意地舔着她的嘴唇、脸颊乃至脖颈，唐小糖能听到他粗重的呼吸声，像某种热浪后的轻抚，遍及她的每一寸肌肤。然后，呼吸声渐渐趋于平缓，昏暗中，唐小糖听到阿凯对自己说，他得干活了，有两辆车中午就要过来提。

阿凯说着去开白炽灯，灯光照得唐小糖更热了，她这才发觉自己全身都是汗涔涔的。她把店里的电风扇调到了最大挡，再坐到修理行的一角，看阿凯修车。

阿凯也热坏了，阿凯索性脱掉汗衫，对着电风扇使劲吹，但汗液仍不断地从他的胸前渗出来，滴滴答答地往下淌。汗渍使得阿凯的皮肤看上去泛了层光，是那种很健康的小麦色的光。唐小糖看到阿凯结实的胸脯起起伏伏，他一会儿低头去拆轮胎，一会儿拧紧螺丝，她就这样贪婪地享受着她一个人才能享受的画面，直到实在不能再待下去了，她才起身离开。

3

唐小糖是拎着一条小鲫鱼赶回家的。镇上的菜场收摊收得很早，往往还没到中午，菜场就变得空荡荡了。唐小糖到菜场时，差不多就是那种情形。她看到头一家卖鱼的女人正在往外倒水，鱼基本卖光了，只剩下一条手掌大的鱼，在水里孤独地游着。这种鱼一看就是被挑剩的，但女人却说，不要看这条鱼小，筋骨是绝对好的，你看看，游得多少起劲。鱼好像听懂女人的话似的，又摇摆着兜转了一圈。唐小糖便把它买了下来，她琢磨着，有总比没有好。

回到家，郭一鸣已经在煲汤了。郭一鸣很会煲汤，家里还有个他专门从市场里淘来的煲汤用的瓦罐。往瓦罐里装上食材，先旺火煮沸，再文火慢煨，这般做法谁都晓得，但每每就会在慢煨的当口上失却了耐心。但郭一鸣不会，他能一直守在煤气灶旁，看着瓦罐里的水沸腾，再缓缓呈现出乳白色，然后，汤底特有的香气在整个家中四溢开来。唐小糖后来回想，郭一鸣在煲汤上所显出的耐力是不是也同他的工作有关？



郭一鸣是镇上的妇科医生。唐小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见他，他戴一副金丝框眼镜，金丝框眼镜把他本就白皙的脸映衬得更加白嫩了。唐小糖觉得郭一鸣不像个医生，特别是妇科医生，郭一鸣更像是从古代穿越来的白面书生。所以，当郭一鸣问她哪里不舒服时，她就敷衍着说了句，痛经。唐小糖确实有痛经，每个月的那几天，她都觉得下身胀鼓鼓地直发坠。几句话后，郭一鸣给她开了个药方，又叮嘱她过段时间再来看看。她接过方子，匆匆结束了就诊。唐小糖盘算着先吃点药试试，下回再换个医生，没想到，药效竟出奇地好。唐小糖从此就成了郭一鸣的常客。郭一鸣说，唐小糖，你应该多吃点益气的东西，比如红枣、山药都是很好的。唐小糖点点头。郭一鸣又说，唐小糖，你红糖、蜂蜜有没有？备一点，来例假的时候好吃。唐小糖的心就被一种叫红糖和蜂蜜的东西包裹了。唐小糖想，同这个男人在一起，自己是不是就不用担心妇科疾病了？

唐小糖猜中了一半。结婚以后，唐小糖发现，妇科大夫郭一鸣能治好她的痛经，却治不好她的心。她瞥了眼桌子上的玻璃杯，杯子里盛了大半杯白开水。水是郭一鸣倒的，每天起床后，郭一鸣都会给自己和她倒上一杯。白开水解毒，早上空腹喝效果最好，他总是这样说。可郭一鸣从来没问过她爱不爱喝白开水，这寡淡无味、一成不变的白开水。他甚至不知道每天一等他去上班，她就把水给倒了。

此刻，白开水仍静静地待在玻璃杯子里，唐小糖就朝着白开水叹了口气。然后，她听到郭一鸣的脚步声，郭一鸣端着瓦罐出来了。是鲫鱼煲豆腐。鲫鱼的肚子并未露出，倒是头和尾巴两端在奶白色的汤中翘起，有些扎眼。鱼是些微煎过的，因而表皮泛上了一层金属色，豆腐大部分都沉下去了，只几块浮在上头，伴着零星的葱花。“我刚刚出去了，顺道就买了条鱼。”郭一鸣说

道。这是条大鱼，唐小糖注意到，比她买的足足大了一倍。唐小糖把塑料袋打开，袋子里的水装得本来就不多，一路上又洒掉了点，那条瘦不拉叽的鱼就在半干涸的塑料袋子里乱蹦乱跳。“我去晚了，只买到这条。”唐小糖有些心虚，脑袋里胡乱地思忖着，如果郭一鸣问她去了哪里，她该怎么回答。但郭一鸣什么也没问。这鱼真小，她更像是在跟自己解释，反正也不吃了，不如先养起来。唐小糖转身去拿塑料盆，又灌上水，鲫鱼进了水里，颠了几下，随即安静了。

他们开始吃饭，彼此再无对话。唐小糖夹了块鱼肉，嚼了几口，仍旧没多少胃口。唐小糖便想，人一旦没了心情，就是吃上山珍海味也是无味的。他们就这样静静地吃完这顿饭，然后，唐小糖开始收拾碗筷。她把脏碗一个一个地叠起来，又去收那两双筷子。突然，毫无征兆地，她收筷子的手停在了半空。在一片静默里，唐小糖问郭一鸣，你到底喜不喜欢我？郭一鸣正在看报纸，他架了下金丝眼镜，反问道，这有意思吗？房间再次静了下来，是比之前更甚的那种静默。唐小糖拧开水龙头，从水龙头里流出白花花的水，漫过了那几只叠起来的碗，又漫过了不锈钢水槽。在似乎永无休止的哗哗声中，唐小糖的眼前浮现出那张轮廓分明的脸，赤膊的阿凯像某只雄壮的动物压在她的上头。在一次次的交媾中，唐小糖听到阿凯低沉而有力的呐喊：“我爱你，我爱你……”

4

唐小糖和阿凯是在去年冬天认识的。那时，唐小糖还是供销社的模特。某个下午，她无意间发现内裤上多了几丝褐色的滑兮兮的东西，她以为快来月经了，并没在意。没想到这东西一



流就流了十来天，且每天都只流一点点。唐小糖开始慌起来，她跟陈经理请了假，去医院找郭一鸣。郭一鸣想了想，对唐小糖说，可能是先兆流产。半个多小时后，郭一鸣的猜测得到了证实。在遍布一串串密密麻麻符号的检查报告中，唐小糖看到两个向下的箭头标识，上面分别写着孕酮和 HCG。

“简单地说，就是雌激素不够。当然，”郭一鸣顿了顿，道，“也有可能是孩子本来就on不好。你看，这个 HCG 就好比是孩子的细胞在不断地分裂，分得越快，也就代表孩子长得越健康。反过来，孩子就可能会是死胎、畸形。”郭一鸣更像是分析师，而不是孩子的父亲，唐小糖想，医生做久了，大概是会麻木的。她听累了，就打岔道，还有希望吗？“这不好说，如果孩子本身好，孕酮上去了，HCG 也会跟上去，但如果本身不好……”郭一鸣看到唐小糖的眉头蹙了下，没有说下去。

那个下午，唐小糖坚持一个人回家。郭一鸣说，等我下班，我陪你回去，但唐小糖没有等他。她独自走出医院，穿过长乐桥，进了供销社，对着陈经理说她要辞职。陈经理正站在柜台边同人聊天，他的笑容就僵在了那里。然后，唐小糖就听到陈经理没完没了地絮叨。陈经理说，唐小糖，你不可以走的，你走了，我生意还怎么做？陈经理又说，你是不是嫌钱少，如果你嫌钱少的话，我可以再加你的。唐小糖就笑起来，咯咯咯，咯咯咯，唐小糖觉得自己从来没笑得那么痛快过。她终于笑够了，半眯起双眼对着一脸诧异的陈经理说，我不要钱，我不要钱的。你要是真想给我的话，就给我那条裙子吧。唐小糖指了指右前方的柜台，顺着她指的方向，陈经理看到了一条亮黄色的碎花连衣裙，是新到的货，连包装袋都还没来得及拆。很多年以后，即便陈经理已不再是陈经理，而是别人口中的陈董，他把供销社变成了镇上第一家超市，又在镇上新开了更大、更好的百货大楼，他也依然没有

忘记这个有着一双杏仁眼的女人的背影，娉娉婷婷，像一只蝴蝶消失在供销社门前的那条柏油马路上。陈经理想，唐小糖一定是只蝴蝶，一只有着碎花纹的亮黄色蝴蝶。

唐小糖开始整日整夜地躺在床上。郭一鸣会在中午抽空回来给她弄饭菜，有时他亲自烧制，有时则是医院食堂的大锅饭。除了吃饭时，唐小糖会从床上爬起，其余时刻，她就一直躺着，躺得她的腰板都快断了。唐小糖还吃一种叫黄体酮的药，郭一鸣告诉她，如果一段时间后孕酮没有增加，就改用针剂。她想，打针就打针吧，只要能保住孩子。唐小糖将交叉的双手轻轻按在肚子上，她能感受到光滑的肌肤，还有伴着呼吸的均匀的起伏。某种奇特的感觉便涌了上来，尽管她什么也没感觉到，但某个生命确实扎根在她的肚子里了。之后，这个生命会不断分裂、长大，直至与她剥离。唐小糖突然有些感动，为自己，也为肚子里的这个孩子。她想，这是她的孩子，是属于她的，唐小糖原本波澜不惊的日子忽然就变得荡漾了。

唐小糖在床上躺了近一个月，打针、吃药，孩子终究还是没能保住。B超检查出孩子的心跳已经没了，而且B超室的医生告诉她，由于她的子宫壁很薄，恐怕很难再怀上孩子。“孩子总会有的。”从医院回来，郭一鸣安慰道。他以为她会哭得稀里哗啦，没想到，唐小糖只说了句：我饿了。郭一鸣就给她去烧饭、做菜，然后，唐小糖爬起来，吃了一碗又一碗。郭一鸣说，唐小糖，你不要这样，你想哭就哭好了。唐小糖却说，孩子已经没了，哭又有什么用呢？

唐小糖的时间变得冗长起来。每天，她都看着太阳透过木制窗户，斜斜地射到她的床上。她就坐在床铺边，看着那些太阳光，还有太阳光里自己斑驳的影子。她边看边想，这是一个多么孤独的影子。她还想到，她头一次来到这个镇上的时候，她年轻



而骄傲的脸，现在已经模糊不清了。更多的时候，唐小糖就对着窗户外面的马路发呆。一辆卡车过去了，又一辆卡车过去了，好像永远也开不完。可唐小糖清楚，这些都不过是假象，只有到夜半时分，长乐镇才显露出他的真面目来。整条马路空荡荡的，白天飞奔过的卡车早已停在了别的地方。唐小糖就想，这是一条同她一样孤寂的马路，铺在一个同她一样孤寂的小镇上。

唐小糖重新迷恋上了这条马路，她不厌其烦地趴在木制窗户外朝下望，白天望完了，晚上再望。有天晚上，郭一鸣值夜班，毫无睡意的唐小糖听到从空荡荡的马路上传来剧烈的轰鸣声，是改装过的那种马达，由远及近。路灯下，一辆火红火红的摩托车疾驰而过。摩托车上的男人弓着腰，下半身立起，风吹乱了他及肩长的火红色头发，那些火红色的发丝就在他脸旁胡乱地飞舞，以至于除了昏黄的灯光映照下的他那古铜色的侧脸，她什么也没看清。摩托车开了很远以后，唐小糖还呆呆地杵在那里，她想，那是个多么跃动的颜色啊，跃动得仿佛是在燃烧他的生命。

在漫长的冬天快要结束的当口，唐小糖有了件可做的事，她靠在二楼的木制窗口上，等待一个骑着火红色摩托车的男人的出现。她看到男人从楼底下的马路飞奔而过，又匆匆离去，然后在桥的最那头的一家店铺外停下。唐小糖的目光就随着男人在那家店铺进进出出，她看到男人进去了，旋即又出来了，手里多了个扳手，他在修一辆黑漆漆的摩托车。唐小糖的神经便像发烧似的颤动起来，她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对自己说，我要去看看，看看那个像风一样的男人。

唐小糖换好衣服，出了门。冬日里和煦的阳光涂在她的脸上、头发上，以及那身蓝黑格的呢子大衣上，一种久违了的温暖让她有点想哭。她穿过长乐桥，经过一家家店铺，最后在最那头的店铺门口停下，她看到店门口新漆的几个火红色的大字“阿凯